

禮

記

質

疑

禮記質疑卷十二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內則

櫛縱笄總

鄭注縱韜髮者也總束髮者也垂後爲飾孔疏總者裂練緇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櫛訖加縱縱訖加笄笄訖加總嵩燾案說文攪冠織也謂以緇帛韜髮段注凡緇布不須剪裁而成謂之織成冠織者爲冠而設之織成也廣韻攪或作縱儀禮士昏及特性饋食惟云攪笄士冠禮緇攪廣終幅長六尺贊者奠攪笄櫛於筵南端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攪賓坐正攪乃冠冠者與卽筵坐櫛設笄賓正攪受皮弁加

之如初受爵弁加之如受皮弁之儀似纒韜髮而以笄約之
無別加總之文說文總聚束也笄總猶言以笄聚束其髮男
子纒而施冠故說文謂之冠織婦人施副編次之屬童子亦
纒而以錦分束其髮謂之總角玉藻童子錦束髮是也士冠
禮亦謂之紒鄭注古文紒作結士喪禮主人髻髮鄭注髻髮
者去笄纒而紒古文髻作括廣韻括結也案士喪禮髻用組
皆爲括玉篇髻同皆疑斂死者之髮曰髻正如冠之有纒髻
取會聚其髮而已異於纒之加飾也似與括髮義別不當通
爲一檀弓云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喪大記括髮以麻喪
服女子子在家爲父布總喪服記女子之適人者爲其父母
婦爲舅姑布總布總齊衰之壘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殺於
妻爲夫妾爲君之以麻也爲去笄纒而以麻若布結束其髮

故謂之總吉冠無加總者

案喪服傳總六升長六寸疏據檀弓總八寸云斬衰六寸大功與齊

同入寸小功總麻尺吉總尺二寸以意擬之大誤鄭注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總安得有飾亦誤漢書江

充傳冠禪纒顏師古注纒織絲爲之卽今方目紗是也後漢

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爲絳袍以表貴賤其後作顏題

漢興施巾連題卻覆之名之曰幘孝文崇其中爲屋說文髮

有巾曰幘幘巾正古纒遺制范氏謂古者有冠無幘非也崇

其中爲屋乃又施梁鄭注士冠禮纒今之幘梁也亦未分明

男婦皆有縱笄喪服去縱而後有總此云笄總與下總角對

文鄭意既加笄又束髮爲總證之禮經而固知其不然矣

衿纓

鄭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嵩齋案曲禮女子許嫁

纓士昏禮主人入親脫婦之纓鄭注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

爾雅釋器婦人之褱謂之褱褱也郭注卽今香纓褱邪交

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褱

案校勘記引說文交部裏邪也郭用裏邪爲重疊字交落者交絡也帶繫

連文並用同

綏繫也

案說文綏系冠纓垂也系纓而垂其餘謂之綱與冠綏同故曰綱綏也郭以綏

爲繫尙恐失訓

毛氏詩傳親結其綱綱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

帨疏引孫炎云褱帨巾也士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綱則綱當

是帨據諸家說是禮之纓詩之綱爾雅之褱同爲一物說文

幃囊也楚詞蘇蕙壤以充幃王逸注幃謂之騰騰香囊也說

文中部幃帑連文並云囊也衣部褱蔽鄰也然則褱幃字異

鄭於此經下文衿纓皆佩容臭云容臭香物以纓佩之亦不

云囊陳氏集說直云纓香囊也大誤

案說文容盛也徐鉉曰屋與容皆所以盛受也

廣韻容受也容臭謂能容此香物大小隨所受以爲之制卽香囊之屬也鄭注以纓佩之意謂繫此容臭於纓而佩之隼說容臭香物助爲形容之飾而以纓佩之後世香囊卽其遺制亦大失鄭義矣士昏禮主人脫衣於

房婦脫衣於室主人入脫婦纓纓必著身可知蓋織絲而交

結之內附褻衣亦巾屬也說文嬰頸飾李善文選天台山注

引說文嬰繞也冠之有纓謂與頸相屬許嫁名纓者亦自頸

而繫之身取義正同此云衿纓明繫之燕衣之交領纓同而

用以結之衿者固異說文衿交衽也衽衣襟也毛詩傳青青

子衿云青領也爾雅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襟衿同字衣之

邊幅爲衿交領處衿所自始因以交領名衿織絲爲巾結之

交領亦謂之纓案士昏記母施衿結帨庶母施鞶皆謂嫁服衿卽女衣絲衣纁衽之衿也施衿結帨正此

所謂衿纓凡服皆然與許嫁之纓自別衿纓綦屨與上偏屨著綦對文

竝於左右佩用外兼言衣履之飾結纓於衿繫綦於屨又自對文下文總角衿纓皆佩容臭童子無衣紳衿纓焉而已無左右佩所佩容臭而已男女佩用互異曰皆者兼上男女言之經旨分明舊注皆未能昭晰

又案爾雅衣蔽前謂之襜婦人之褱謂之縹縹綌也郭注襜今蔽褱也方言江淮之間謂之褱或謂之被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褱齊魯謂之襜類篇襜褱字通說文褱蔽褱也毛氏詩傳縹婦人之褱也合毛許兩家之說證之爾雅其云婦人之褱謂之縹縹綌也意謂縹有綌所以別於男子蔽褱之名禮說文鞞鞞也所以蔽前釋名鞞所以蔽褱前也廣韻鞞鞞鞞鄭注士喪禮鞞鞞鞞鞞鞞帶也

鞞帶用革鞞與襜通名蔽鄰而鞞用韋繫之革帶襜用巾繫之衿其長過鄰亦名蔽鄰毛傳引士昏記施衿結帨以證結綯之意明其爲佩巾也鄭注爾雅以香纓釋之謂卽許嫁之纓疑許嫁之纓與此所謂衿纓一物而制不同衿纓以固衿而垂爲飾與佩巾之爲蔽鄰義亦相近郭以襜鄰交落帶繫於體釋婦人之褱是卽以許嫁之纓當之下文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自通男女爲言繫之衿而不必交絡與纓相近爲類而取義各別形製亦各殊也

董萱粉榆

鄭注萱董類也冬用董夏用萱蒿蕪案爾雅醬苦董郭注今董葵也葉如柳說文董根如薺葉細如柳蒸食之甘此云董

亦葵屬也詩七月烹葵本草六七月種爲秋葵八九月種爲冬葵正月復種爲春葵是葵四時生淪食之滑農書亦名滑葵士虞記有滑夏用葵冬用葷葵種甚繁而皆近滑董葵微苦種與菟葵略同董葷葵葷見之禮經鄭但云董類而不詳何物疑葷爲萑案說文萑萑葵也廣雅萑萑萑葵也萑葷萑蒹穗謂之萑則葷與萑當爲古今字葷者卽許君所謂萑葵也毛詩傳薄采其萑云萑葵也鄭注周禮醢人亦云萑葵陸璣詩疏江東謂之水葵菜之尤滑者士虞記冬用葷萑至秋冬尤勝鄭注儀禮葷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葷殆未然也董葷粉榆竝取新者爲滑此當仍如儀禮注夏用董冬用葷而忽易之亦自相抵牾矣粉榆不詳所用邵氏爾雅正義粉皮白剝去其粗皮中更白

而滑因謂內則之言滑榆取其葉粉取其皮榆皮葉皆可爲粉而非常食農書榆錢可羹又可作糕餌四民月令榆莢可作醬醢醬醢者榆醬也榆性滑醬質亦取其滑自與葶苈同類也

免蕘滌以滑之

鄭注免新生者蕘乾也秦人洩曰滌齊人滑曰澆焉燕案周禮庖人凡死生蠶蕘之物敝人辨魚物爲蠶蕘鄭司農云蠶生也蕘乾也說文蠶新魚精魚鯖謂之蠶引申之凡物新者爲蠶免字無新意蓋亦蠶音之轉而說文訓蠶爲鯖則蠶固非生物

案庖人蠶蕘與死生對文死生者自然之質蠶蕘皆製成之

於菜爲生釀之菹說文謂之酢菜蕘又乾之皆所以爲滑也說文潘浙米汁也周

謂潘曰泔澣久泔也溲沃汰也滑利也玉篇澣滑也沃汰亦
澣米之義其汁曰泔凡米泔久則益淡濃則滑免蕘者乾濡
之異澣澣者濃淡之異集說澣澣澣之滑者也誤葦苴粉榆
取於物之滑者免蕘澣澣取於和之以爲滑者孔疏牽合言
之亦誤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
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篋而禡之

鄭注將衽謂更臥處嵩巖案說文牀安身之几坐也几踞几
也踞謂凭以坐牀制同几而庫於几可坐注家竝名坐几曰
牀經兼坐臥言之文義多不能明方氏慤謂侍父母舅姑行
游所至憇臥他所卽申鄭更臥處之義以實言之牀臥具也

喪大記疾病廢牀鄭注人始生在地去牀席其生氣反土喪

禮設牀第當牖

案几寢當牖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牖下廢牀蓋移牀北牖下而廢當牖設牀之地以竝

遷尸牖下也

左傳下冰而牀焉廣雅棲謂之牀趙岐注孟子使治

朕棲棲牀也荀子禮論有簞席而無牀第是牀專爲臥具而坐榻亦通謂之牀此於將衽又分長者少者言之則知執牀以待臥也集韻執持也牀席張斂皆御者事子婦但奉之以請所安而少者執止其牀助之張設與坐與下與恆食飲同爲語詞長者少者皆有事於席旣坐而御者舉几相承以進以俟其凭也斂席與簞又承上坐臥二者謂坐而起則斂其席臥而起則斂其簞也而臥其實多於坐具又當分別斂之御者二字直貫下文明執役皆御者而器物之張斂取順其

意不踰時也鄭於此無注集說蓋全失之

斂篋而襦之

鄭注襦韜也嵩熹案說文襦短衣也廣雅襦長襦也又云襦袖也玉篇襦短衣又衣袖襦長襦連腰衣也又析爲二字廣韻襦韜藏入一屋襦短衣襦長襦入三燭合諸家之說求之襦襦實一字說文襦短衣也長襦連腰衣謂之襦謂襦之長者下覆至腰猶之短衣也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衣裳相屬正釋連腰之義長襦連腰直幅故又通其義於袖案方言袒飾謂之直衿廣雅袒飾長襦也然則長襦直衿而左右袂皆直出故袖亦名襦假借爲韜篋之具皆用直幅爲之疑若今之篋囊侈口而收合其兩端襦之者納之襦中而收合之也

案鄭注少儀弓則以左手屈韜云韜弓衣也弓衣以韋爲之而取義

同 鄭注但釋爲韜廣韻因別出韜藏一義極之卽所以韜之
不得謂襦爲韜也

既食恆餒

鄭注每食餒而盡之未有原也高齋案說文既小食也既噉
雙聲字口部噉小食也玉藻進饗進羞少儀飲酒者饗者醮
者變文爲饗皆謂小食小食者常食之外設食不備有恆餒
卽承上恆食佐餒爲文言小食之餘畱竝恆食畢同餒之小
食專設非常食所以養老子婦不得同也子婦餒之餘御者
亦得餒之豈必以盡食爲義哉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

鄭注不敢袒裼父黨無容擻揭衣也孔疏不因涉水不敢揭

衣尚齋案此皆言致敬之文不當忽及父黨無容朱子經說

敬事如習射之類良是

案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種禱君在大夫射肉袒然則常敬袒禱而已尤

敬則肉袒

而謂射而袒禱涉水而後擻無因父母舅姑之所泛叙

及涉水據曲禮拾級聚足鄭注拾當爲涉逸周書嘗麥解王

涉階是涉卽陟論語攝齊升堂凡陟階必揭衣說文擻从手

有所把也正謂兩手提揭衣兩旁以便升階不涉不擻卽曲

禮暑不褰裳意在父母舅姑前爲尤謹也

案曲禮毋踐席握衣趨闕將卽席兩

手握衣是卽席與陟階儀同父母舅姑所侍立而已故專據涉階言之

不嘯不指

鄭注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尚齋案說文嘯吹聲也毛詩

傳其嘯也歌云嘯噤口而出聲聲類云出氣急曰吹緩曰噤

吹者蹙口出氣嘯又揚其聲詩多以嘯歌連文歌蓋文之以
辭而引使長蹙口出聲同按抑之則爲吟故亦曰吟嘯嘯者
歌與吟聲之急出而無餘者也說文嘯與嘯嘯爲類云嘯號
也嘯音聲嘯嘯然是大聲曰嘯眾聲曰嘯嘯當爲吹急聲嘯
與指使人驚疑故非人內所宜注意蓋訓爲以聲使人而疑
嘯非所以使故讀爲此嘯與叱音義實別不相爲訓

若飲食之雖不啻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
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鄭注嘗而待待後命而去服而待待後命釋藏已弗欲難其
妨已之業也而後復之遠怨對於勞事嵩燾案鄭意恐人怨
親愛已而移勞事於彼似非經旨所繫此專發明上文勿逆

勿怠之實嘗而待服而待所謂勿逆也人代其事而必身復之始終弗敢忘親所謂勿怠也而此二義亦正相兼衣服飲食惟身適也亦舍而從父母舅姑之命以徐或察己之隱而無須臾之敢忽焉則勿逆也而其心仍勿怠也人代之當亦父母舅姑之命弗欲者其人或弗堪任使姑與謂己已爲因而授之以竟其功姑使謂傳父母舅姑之命使承而任之而後復者既事而躬自簡料以終父母舅姑之命也委曲以求盡其心則勿怠也而其於父母舅姑之命仍勿逆也舊注似皆未明曉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

鄭注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孔疏且緩縱之甯可數數休

息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嵩燾案愛由勤勞而生
廣韻愛憐也孟子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趙岐注愛嗇也又云愛惜經意謂不忍其勤勞也鄭注似以
爲偏愛誤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鄭注急速趨事貌說文縱
緩也拾也緩之爲急猶亂之爲治姑縱之者謂且馳驟之策
勉之使任其勞而以時量其事之難易力之優絀以數休息
之使從容以有成功雖甚愛惜之而固不可令其辭勞以就
逸也

父母有婢子

鄭注所通賤人之子嵩燾案說文婢女之卑者也子者陽之
動萬物滋人以爲稱故男曰男子女曰女子婢子之稱猶是

也曲禮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則婢子亦屬禮稱玩下若
庶子庶孫似此婢子爲父母之御者若婢妾之子統於庶子
凡曰若者別文以見義婢妾之子與庶子別文於義無取鄭
謂所通賤人之子亦非所以爲文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鄭注無怠雖有勤勞不敢解倦冢婦無禮冢婦不友之善兄
弟爲友娣姒猶兄弟也嵩燾案項氏安世云毋怠謂以尊自
怠而凌辱冢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傾虐之無禮謂麾叱之
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母字統之其說是也然怠
不友無禮三者與下敵耦冢婦對文項氏之說於義猶未盡
此謂舅姑存而以事任之子婦冢婦介婦惟所使也怠者漫

視舅姑之命自休息而推勞於介婦不友者徑行己意不與介婦商度其宜否無禮者有所挾以駢之冢婦於介婦不敢自異介婦於冢婦亦不敢上與之同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鄭注子弟若有功德以功見餽賜當以善者與宗子嵩熹案鄭氏以有功德餽賜爲言注家相承皆謂君賜詳玩經義殊不爾君有賜豈必上者次者之兼具哉子弟猶歸器通凡爲子弟者言之造置器物必歸於父兄所歸必其上者而所服用必其次者言若子弟歸器其道固應然也故事宗子之禮凡所服用必先獻其上者於宗子以自處於子弟之義君賜之衣服車馬禮數所加不得私獻之宗子矣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稊

鄭注黍黃黍也熟稊曰稻生稊曰穞孔疏下言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嵩齋案農書五穀各具五色不應獨出白黍黃粱疑別是一種農政全書蕙苜葉似黍一名蜀梳本草李時珍云苗似苜黍一名苜實說文讀一曰蕙苜續博物志蕙苜一名赫珠赫讀幾聲字圖經蕙苜實青白色形如珠而稍長此云白黍當爲蕙苜李時珍又引廣雅荻粱卽蜀黍玉蜀黍苗葉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蕙苜苗心別出一苞如櫻魚形亦名苞穀色黃是玉蜀黍爲黃粱說文精糧也楚辭椒精王逸注精糯米說文稊早取穀也楚辭糈麥王逸注麥中先熟者也糈與稊同音通用張衡南都賦冬

稌夏稱正謂其早熟稍稍同字穠稱同字米以精爲良而早
穫及時嘗新舉糲穠而義備矣鄭云熟穫生穫亦據遲早爲
言孔疏穠是斂糲之名明以生穫故其物糲斂意謂生取之
恐非鄭意

膳脚臠臠牛炙醢牛臠羊炙羊臠豕炙醢豕臠芥
醬魚膾雉兔鷓鴣

鄭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
則鹿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嵩燾案周禮膳夫食用六穀
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
二十齎鄭注八珍卽取酒熬酒母炮豚炮牂鱠珍漬熬肝膾
爲說凡經所述皆禮食也而周禮庶羞多至百有二十品其

見於公食大夫禮者二十則亦述其可紀者而已不必如公
食大夫之備數也禮食之有賸羞各視其力之所能供而極
其數以爲量未嘗分主諸侯大夫言之經言內則而推及飲
食凡禮食之賸羞物有其數事有其文備舉之以爲量鄭據
儀禮而證其爲豆實耳孔疏乃引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
稻粱天子加以麥苽爲六似謂上飯黍稷稻粱爲諸侯禮鄭
注太宰九穀曰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苽疾醫五穀曰麻
黍稷豆職方五種曰稻黍稷麥苽錯舉爲文豈必天子之食
專於六穀而已公食大夫禮設簋六謂諸侯食禮四簋亦恐
未然此爲不善申注義矣

或以醢爲醴黍醢漿水醢滷

鄭注醴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
莒之間名諸爲濫嵩燕案周禮酒正辨四飲曰清漿醫醴漿
人供六飲曰水漿醴涼醫醴鄭注醫內則所謂或以醴爲醴
醫與醴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異耳涼今寒粥若糗飯糲水
也而此注云醴梅漿集韻醫梅漿也或作醴蓋兼取鄭意爲
說而鄭於此經濫云以諸和水下文桃諸梅諸疏引王肅云
諸菹也周禮謂之乾菹鄭意小和曰濫兼桃諸梅諸言之又
與醴梅漿也互混無別說文醴雜味也雜和之正此注所云
以諸和水然則濫與涼同卽說文雜味之醴也水部涼薄也
引申爲寒涼之涼而醴自以薄爲名案釋名桃醴水漬而藏
之其味濫濫然酢也似
說文醴以質言此
經云濫以味言 廣韻醴濁漿也醴以醴釀之成漿濫漬乾

藿而和之二者自分醴薄酒正五齊皆醴也故四飲無醴漿
人六飲雜醴言之醴自六飲之一兼用黍稻粱三者又各有
清糟之分其餘五飲皆醴屬也或以醴爲醴則五穀之醴皆
可爲醴自據醴言之與黍醴以下別其義備於漿人之六飲
而此經所記最爲分明正不必別求訓

菰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粢不蓼

鄭注稌稻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蒿藟
案爾雅肉謂之羹說文雁肉羹也王逸注楚辭有菜曰羹無
菜曰雁是凡肉羹皆用菜芼之公食大夫禮芼牛藿羊苦豕
薇皆有滑鄭注滑葶苳之屬是菜以和其味且使滑經云菰
食麥食折稌益皆用以和羹說文糗以米和羹也古文糗从

糝和糝卽謂苽麥及折稌稻實折之而已不爲屑也以米和
糝不復加芼說文芼辛菜也舉芼以見用芼者之取味謂之
不芼者明不芼而和之

服脩蚺醢肺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臠醢醬桃諸梅諸
卵鹽

鄭注服脩捶肺施薑桂也卵鹽大鹽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
物似皆人君燕所食高齋案儀禮豆實先肺醢服脩又加捶
治故析言之上文飯六以實敦牢膳二十以實豆飲酒以實
卮匭羞二以實邊羹食七以實鉶臘脩以下凡十又豆實也
桃諸以下凡三又邊實也肺與服脩對文不當爲羹蓋涉上
文脯羹而衍邊人朝事之邊有白黑形鹽饋食之邊有桃乾

稽說文榛乾梅之屬鹽人祭祀供苦鹽散鹽賓客供散鹽形
鹽膳羞供節鹽疏云苦當爲鹽鹽出鹽池今之顆鹽是也
節鹽鹽之恬者卽石鹽是也散爲末苦爲顆石鹽亦爲顆鹽
卵鹽卽顆鹽也鄭注謂之大鹽疑卽周禮之節鹽孔疏鹽形
似鳥卵語殊無徵桃諸梅諸卵鹽遊實各別疏謂以卵鹽和
之者亦誤

夏宜腊鱸腊膏腊

鄭注腊乾雉也鱸乾魚也膏燾案說文北方謂鳥腊曰腊土
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腊敖氏繼公云禽乾謂之腊猶獸乾謂
之腊似腊不專爲乾雉腊人掌脯腊臠腊之事說文臘無骨
腊也揚雄說鳥腊也鳥腊曰腊魚腊曰鱸皆通詞說文亦云

脯乾魚尾脯脯然也射鳥氏掌射鳥鄭謂鳧雁鴉鴟中膳羞者羅氏共羽物掌畜共膳獻之鳥鄭謂雉及鶉鴛之屬鳥與魚皆有鱗鱗之異厥人及掌畜共之鄭云脯乾雉而於下文冬宜鮮羽云羽雁也似皆泥於一說

芝栴

孔疏庚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栴盧氏云芝水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栴皆芝屬庚又云白牛脩至蕘桂三十一物則芝栴應是一物賀氏云栴收棗亦云芝木栴也以芝栴爲二物鄭注下云三十一物則數芝栴爲一物也嵩齋案本草別錄木生者爲栴地生者爲菌集韻栴或作栴木耳別名廣韻栴木耳別名篇海栴同栴栴栴音義竝同是芝地生今尊

菌之屬栢木生今木耳說文栢屋栢上標栢屋構櫨也構櫨
柱上栢也栢構櫨也徐氏繫傳謂梁上短柱上承屋脊者山
棗藻祝蓋刻此柱爲山形畫兩旁枝梧木爲水藻之文棗論
語禮記俱作節包咸云節者栢也爾雅栢謂之棗郭注今櫨
也魯靈光殿賦芝栢攢羅張載注芝栢山節薛綜云栢斗也
今謂之斗拱斗附著於柱木耳亦附著於木故假栢爲名飾
斗以芝名芝栢注家展轉相因併此芝栢爲一物誤牛脩以
下或登於俎或實於鼎或加於銅爵鷄以下或施於豆或加
於盥或用以和庶羞類記之以補儀禮周禮所未載鄭注以
人君燕食所加庶羞當之竝誤也

鶉羹雞羹鷓醢之蓼飭饌烝饈燒雉薺無蓼

鄭注釀謂切雜之。鶩在羹下烝之不羹也。孔疏魴鱖皆烝熟之。雛鳥之小者。火中燒之。雉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嵩巖案。公食大夫禮。鉶牛。膾羊。苦豕。薇。凡肉羹皆有菜。芼之。此記通謂之芼。非羹無用芼者。說文作酒曰釀。廣韻釀醞酒。鶩釀之。謂先漬之以酒。而後羹。說文烝。火氣上行也。明但熟之而已。凡羹皆和五味。魴鱖烝無五味之和。案文。烝。亨也。煮。或从火。烝。或从水。亨。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是兼用水。火曰亨。以器載之。令火氣上升。無水火之齊曰烝。說文燔。熱也。熱燒也。雛。燒蓋。燔炙之下。文爲熬。屑桂與葛。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說文熬。乾煎也。蘇。桂之屬。雉。雞。謂乾煎之。而合蘇。以達其氣也。羹。芼而煎。和無芼。經義原自分明。鄭注鶩烝之。因以釀之二字兼承上文。疏遂沿此以蘇。

字兼承而謂雉亦可羹亦自亂其例矣

馬黑脊而般臂漏

鄭注漏當爲蠅如蠅蝘臭也嵩燕案周禮內饗鳥曠色而沙
鳴狸馬黑脊而般臂蠅此記狸爲鬱蠅爲漏陸氏佃云凡物
宜露鬱之則臭宜覆漏之則臭鬱與漏言所以臭狸與蠅言
其臭如之疑凡物滲漏處漬水久作朽溼氣說文朽腐也煇
腐氣也朽漏卽爲腐氣不必破讀爲蠅

鵠鵠胖

鄭注鵠或爲鵠嵩燕案司裘大射設其鵠鄭注鵠者取名於
鵠鵠小鳥難中廣雅鵠鵠也鵠一作乾埤雅鵠大如班
鳩綠色陸璣詩疏鵠肉美可爲羹雁又可爲炙莊子所謂見

彈而求鴟炙是也鄭意以鴟大鳥非常食釋文鴟似雁無後趾鴟雁亦類也因以鴟爲鴟說文鴟肉出尺截踰尺而可爲臠言其肥大亦非小鳥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麋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

鄭注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菹軒葺而不切辟雞宛脾葺而切之蒿齋案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總舉其名或曰以下析言之鄭注周禮醢人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齋全物若牒爲菹菹之稱菜肉通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葺而切之爲膾鄭注葺之言牒也說文牒薄切肉也卽鄭注所謂藿葉切是大切曰軒和醢醬曰菹細切而和醢醬曰齋疑辟雞之雞卽齋之

段借辟與擘同廣韻分擘也謂析裂之說文宛屈草自覆也
引申爲宛曲宛轉脾與臄同詩福祿臄之毛傳臄厚也爾雅
釋詁臄厚也脯直曰臄臄條析之曰宛臄言或薄切或細切
或條析之而實醢爲菹同也

天子之闔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闔三士於
坵一

鄭注達夾室大夫言於闔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
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蒿蕞案士昏禮醴於房中又云饌於
房中醴醬二豆菹醢四豆黍稷四敦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
左房公食大夫禮飲酒漿飲俟於東房又云凡宰夫之具饌
於東房士虞禮主婦洗豆爵於房中特牲禮實豆遵銅陳於

房中又云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益少牢禮饌豆邊與
筐於房中有司徹禮宰夫羞房中之羞自東房薦脯醢又云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取邊於房麇蕡鄉飲酒記薦脯五挺
出自左房鄉射記薦脯用邊五臠醢以豆出自東房是邊豆
銅皆饌於房酒漿黍稷亦在房取便飲食儀禮詳著其文據
此經足證邊豆銅敦之屬皆有闕以度之天子邊豆之品爲
多房左右皆有闕公侯以下但於房中而已庶饌燕食於此
取給儀禮釋宮堂之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外謂之夾室尙書
顧命西序東嚮東序西嚮西夾南嚮東西夾室在堂左右牆
外別爲室而南嚮天子闕於夾室非所便也玉篇達通也明
堂位刮楹達嚮鄭注謂夾戶窗也亦取通達爲義證之禮經

無以夾室名達者蓋闕者施木爲板以度物而空其中以一木板扞格謂之一達五達三達猶若五間三間也下文於房中五於闕三竝承達字言之天子二闕闕五達在東房左右諸侯一闕五達大夫一闕三達皆在房中士宮室卑不置闕爲坵而已士冠禮士喪禮言西坵大射禮旣夕禮言東坵賈疏云堂隅有坵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坵也士之坵當在房隅崔靈恩三禮義宗云於室中爲土坵度食亦通謂之闕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闕也與鄭注餘闕以生時度闕上所餘脯醢於此互相發明若如此注之言夾室證之儀禮無能通者庶羞籩豆之實宜度於闕三牲魚腊登之鼎俎者非闕所能度也鄭注於此殆兼夫之

案孔疏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闕右夾室五闕諸侯卑庖廚宜

稍近故於房中五闕所見尤陋經云左
達五右達五疏釋以五闕釋之亦誤

涇 涇母

鄭注涇沃也嵩濤案說文澆沃也涇涇也澆浚也浚扞也澆
或从涇手部扞挹也是浚之訓扞謂挹諸水中考工記幌氏
涇帛以欄爲灰渥涇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盞
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盞之明日沃而盞之玩上渥涇其帛似
涇屬浸漬之義鍾氏染羽涇而漬之亦此義沃但以水澆之
而已說文漬渥也渥久漬也久漬則涇矣引申爲涇澆厚薄
之義故沃所以爲涇而涇非沃也鄭注周禮涇沃也竝於義
未盡案鄭注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涇蒸取義述曲母牟
梓近相通釋名牟近牟目也郊特牲作母近涇母猶涇
牟益黍稷器以涇加
牟猶和羹之名制羹也

塗之以謹塗

鄭注謹當爲瑾聲之誤也謹塗塗有穰草也尚書案說文瑾塗也與堅堊爲類疑此兩塗字上虛下實毛詩角弓傳如塗塗附塗泥也附著也兩塗字又上實下虛此云謹塗謂堊塗也說文堊黏土從黃省從土从黃者黃土多黏也玉篇禮堊塗塗有穰草也蓋從鄭義而亦主堊塗爲說月令皆瑾其戶鄭注瑾爲塗閉之詩七月塞向瑾戶小宛尙或瑾之並有塗閉意而謂穰草爲塗似凡經傳言瑾者皆無此義經云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是先編草裏之而後塗不得更有穰草明矣此當從玉篇作堊塗許君謂之黏土水土合曰塗廣韻泥水和土也塗泥也玉篇堊塗也無竝增加字義以爲之說

爲稻粉糲漉之以爲醢

鄭注糲漉博異語也糲讀與漉隨之漉同嵩禱案鄭謂秦人漉曰漉變文爲糲廣韻漉糲皆息有切引說文久泔也蓋用鄭說併爲一字毛詩傳釋之叟叟疏引樊光云釋之漉漉廣韻漉泔米也爾雅釋詁漉漉泔也說文漉浸泔也漉漉音義竝同而漉自爲久泔秦人音讀與漉爲一而義實別漉漉連文義無所取集韻漉漉取粉也疑糲當爲糲蓋取稻粉漉而泔之而後浸漉之以爲醢漉當从說文爲浸泔既泔泔之又浸泔之也

取稻米舉糲漉之小切狼膈膏以與稻米爲醢

鄭注此醢當从衛嵩禱案周禮醢人醢食鄭司農注以酒醢

爲餅鄭引此駁之云醢飾也玉篇糝同饋說文饋糜也荀子
禮論篇饋粥作糝鬻檀弓疏厚曰饋希曰粥說文醢黍酒也
賈侍中說醢爲鬻清云清者粥而去米也故鄭於醢食通爲
糝此經上文糝餌粉醢卽周禮糝食醢食之分說文糝以米
和羹也糜糝也糝醢皆稻粉爲之乾調曰糝糝液之曰醢蓋
屑稻米和水而有醢薄上文爲醢以付豚者清和也此與狼
膾膏爲醢者醢和也其糝漉則同或以醢爲醴又加釀治說
文所謂黍酒也黍醢水煮之賈侍中所謂粥清也而皆爲粉
漉之以水故通謂之醢鄭一以醢食爲糝糝米糜之已成者
反失醢之本義矣

不敢縣於夫之禪儻

鄭注竿謂之橈，橈，杖也。孔疏：植曰橈，橫曰橈，嵩案爾雅釋宮，橈謂之杖，在牆者謂之橈。郭注引禮記：不敢縣於夫之橈。說文：橈，六又犁。一曰犁，上曲木，犁，轅，橈，弋也。弋，槩也。象折木，銳衰，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是橈本曲木，犁而杖之，施於牆者，其形亦微曲，故假橈爲名。爾雅：竿謂之箠，廣雅：箠謂之架。說文：竿，竹挺也。徐氏繫傳：新附橈衣架也。爾雅釋文：箠，李巡本作筵，曲禮：男女不同橈，柳釋文：橈作地，眾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橈，格也。似橈與箠音同義異。張揖訓箠爲柳，郭注爾雅：因卽以橈爲箠，蓋以字音合之，而固不得爲爾雅之竿。橈以弋施於牆，而橈別爲縣衣之架，竿之名箠，亦可縣，又別爲一物，注家強合之耳。

案爾雅：箠謂之茲，竿謂之箠，箠謂之箠，箠謂之箠，第相連爲文，箠實皆以具疑此竿施。

之寢牀縣
帷帳之屬
樺曲木而固橫施於牆孔疏直曰樺橫曰梳亦誤
斂枕篋簞席褥器而藏之

鄭注不敢褻也嵩燾案鄭於此但明其意而無注賈孔以下
都無疏證據此經上文縣衾篋枕斂簞而褥之則此當分三
句讀古人枕皆有篋簞席有褥斂字貫下二句言斂枕而納
之篋斂簞席而韜之褥也上文又云凡內外雞初鳴盥漱斂
枕簞枕簞之屬日必斂之將衽而後施簞夫不在別爲廚櫝
藏之斂與藏異義篋與褥所以爲斂器者廚櫝之屬竝斂具
納其中所以爲藏也器字必加注釋乃明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鄭注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

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
乃一御擣蠶案鄭注周禮九嬪言天子御見之法一夕九女
此言諸侯一夕二女證之經義實未嘗及諸侯之禮羅氏願
云天子之后每夕至王所以主內治取休沐之義五日一休
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
而九嬪畢見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自諸侯大夫以下其
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所謂五日之御是也羅氏此
說禮無明文而深得禮意玩上七十同藏無閒之文則夫婦
共寢室而不必當夕妾御以下必五日御見未至五日之期
妻雖不在亦不敢當夕通觀前後之文益見羅氏之說之精
后夫人之尊而使與庶妾更進迭退各當一夕瀆禮甚矣鄭

氏此說尤爲害理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鄭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嵩燾案鄭意以接以太牢下始有三日卜士負之之文故疑接在負子前然下文明言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非豕子皆降一等一據其子言之不及其母又言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則是三月之前子未見父不得有接子之禮大戴禮保傅篇卜士負之有司端冕見之南郊白虎通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射接子用牲牢如饗賓之禮負子不用牲牢經於三月名子云具視朔食夫入食如饗禮是所謂接以太牢者接子而名之而夫婦其饗經文錯

綜言之當參觀以求其義

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鄭注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襲以勞辱事也尚書
案下文擇於諸母與可者所云慈母卽兼乳食言之魏氏校
云慈也者養其子而使之長師母保母諸母皆可任之慈母
乳食諸母有不能任者矣士卑使妻大夫尊使妾集諸可以
食子者而卜之以大夫士之妻妾君不能就擇故決之鬼神
諸母則擇之不用卜也經義蓋互相備鄭注誤

男角女羈

鄭注夾凶曰角午達曰羈孔疏引儀禮注一縱一橫曰午鬣
髮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曰午達縱橫各一在頂上故

曰羈羈者隻也。嵩燾案說文羈馬絡頭也。玉篇羈絡也。廣韻馬絡也。增韻繫足曰絆。絡首曰羈。陳氏集說引嚴氏云。夾凶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蓋虛其中頂而爲三髻相綴。若馬絡頭之式。鄭云。午達正謂旁午交達。周四圍而虛其頂。疏乃以畱髮頂上一縱一橫爲說。不詳其爲何式也。

夫人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鄭注。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避人君也。嵩燾案。天子諸侯路寢有堂有階。夫人正寢曰內寢。亦有堂有階。士寢分內外。其制略同。士昏禮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當爲內寢側室。在寢旁。不當有堂。有階。接子用牲。牢如饗賓之禮。必於路寢行之。大夫士曰適寢。亦曰

適室對內寢言之亦曰外寢下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通諸

侯大夫士皆然

案鄭注外寢君燕寢也其注世子生世婦地

子升自西階云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

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孔疏燕寢當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

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寢變易經文字

義以成其說正由以此入門大夫士所以異者妻抱子出自

爲入側室之門自生賊誤耳房國君世子則世婦抱之士之適寢亦與內寢相連卽所云

出自房者是也國君世子則出就路寢以見於君其餘諸禮

國君以下及士皆然也國君庶子擯者以見於君所而庶子

之母自見於內寢妾於君備御而已不敢私有其子也曰君

所者卽外寢也而別言之者申敘庶子之母見君之禮蓋世

子生君夫人並於路寢庶子見於路寢而庶子之母見君內

寢不得於路寢經文委晰言之非有兩庶子之別也上文具

視朔食謂牢禮也豈有升牢俎以就側室之禮抑不知升階而當楣立側室能有此制否也

案鄭意以君世子見於路寢適子於燕寢庶子於側室大夫士並於側室而牽台經文以從之內寢小寢燕私之地不以生子而必於側室為其褻也而以牢禮接子於是可乎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滌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

鄭注此謂士大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嵩齋案鄭意是也而據為士大夫之妾則猶未盡經意自以妻將生子妾將生子析分兩項節首均係通論惟人君之禮微有異者故別論之其餘君大夫士一也妻將生子一節通言始生及負子之禮國君世子生節專言國君負子嚴於大夫士凡接子擇日以下數節通言接子之禮世子生以下又專言國君接子有

冢子適庶之分亦嚴於大夫士而以凡名子一節通結之妾
將生子一節通言妾子之禮公庶子生一節又專言國君庶
子有有賜及眾子之分亦嚴於大夫士其負子接子之禮已
詳於前者可以互見故於妾將生子一節言妾見君之禮而
不及其他爲其禮同也君已食徹之而餽亦卽所具之牢禮
妻則其食如饗禮妾則餽也君大夫士負子接子之禮同者
通論之國君異者別論之故更不言大夫士之禮而於接子
擇曰首提其綱以明君大夫士庶人牲牢之等及冢庶之差
案下異爲孺子室於宮中在三月名子之前是自三日負子
已別爲室不於始生之側室也尤足證鄭注見於側室之誤
而終論命名之義案經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世
子者繼體乎君者也固當避之其餘雖適
子弗避也鄭注其先世
子生勿爲改亦恐失之君大夫士之異惟具其等於此旣析

妻子妾子爲二而上言世子生見於君又兼及適子庶子亦爲其禮同也故於公庶子生言有賜及眾子命名之等而不更詳其禮經義完密備括如此舊注似皆失之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注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嵩燹案此經上云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日記有成所謂辭者卽此鄭注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立義至精而增入父卒一層疑於禮有未安者辭者夫婦相爲酬答之辭自冢子以下皆殺其禮庶子則擯者以見亦不得爲之辭父卒而有適孫其生必練以前妻與子皆衰曾子問詳言君薨世子生之禮推及大

夫士祝宗人奉子以告於殯祖爲之名又奉以見尙有哭拜袒踊之文安得從容爲之辭而以有帥有成者與爲贊祝也經云禮如子見父無辭何等明截無庸別爲之說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鄭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嵩齋案此與上食子者二節爲接子之餘義不當忽及冢子適庶均見之禮鄭既釋旬爲均於是又分未食已食而見爲天子諸侯之禮而謂大夫士既見乃食爲辟君自生岐誤經明言接子擇

日具牢禮何爲並日而見及校先後一食之間爲是亟亟乎
經云旬而見謂雖在襁褓顧復有節及旬一見之其云未食
而見已食而見蓋奉以適父所冢子有視膳之文自其無知
時爲期而習其儀未食而見爲晨省也適子庶子稍繁多矣
不敢以就見妨長者之食故俟之已食時執其右手授受之
義詳焉循其首者略也士妻抱之大夫食母抱之旬而見止
於大夫天子諸侯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三母保護之歲時
以禮見不能有旬見之儀也

男鞶革女鞶絲

鄭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
與嵩鞶案說文鞶大帶也易曰或錫之鞶帶鄭氏易注亦云

佩聲之帶蓋鄭意以玉藻天子諸侯大夫皆素帶士練帶皆用熟絹爲之不用革革帶博二寸則鞞帶也繫於鞞之兩角士喪禮所謂衿帶也禮家遂分革帶大帶爲二云革帶以繫佩鞞而後加大帶引雜記朱絲帶申加大帶於上爲證然朱絲帶卽爲革帶於禮亦無徵左傳桓二年帶裳杜注帶革帶也鞞屬杜注鞞紳帶也亦名大帶屬大帶之垂者莊二十一年鞞鑑定六年鞞鑑杜注竝云鞞帶以鑑爲飾似大帶通名爲鞞不必用革爲之杜氏所以訓帶裳之帶爲革帶以別爲鞞屬疑孺子之帶用韋爲之而假鞞爲名鄭注小囊爲上施鞞表之鞞婦人之佩也男女未冠笄者佩容臭無帨巾之佩仍從說文訓帶爲正

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注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應對之言嵩燾案上學書計卽誦六書九數不應重及篇數應對之言擬之以諒亦未瑩此據十年就傅所以教之之意言之幼儀謂少儀弟子職諸篇云朝夕者幼儀朝夕所有事爲多亦以其時習之請肄簡諒則謂摘取幼儀中簡易質實者講誦服行如朝夕問安及佐長者視具之類學書計言所服誦請肄簡諒言所循習肄者諳悉其節文請者問知其儀法也

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鄭注內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孔疏博學不教惟廣博學問不可爲師教人內而不出惟蘊蓄其德在內不得出言爲人

謀慮嵩燕案內而不出卽申上不教意凡據所見爲是以論
事之得失皆教也荀子以善先人謂之教正此意所識未充
所歷未深固而存之無自表著馬援傳所謂良工無示人以
璞者是也爲師教人及爲人謀慮經意向未及此

織紵組紃

鄭注紃條孔疏紵爲縉帛故杜注左傳紵謂縉帛組紃俱爲
條皇氏云組紵也然則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嵩燕案說文
織作布帛之總名紵機縷也組紵屬其小者收爲冠纓組圍
采也是絲縷謂之紵杜注左傳魯賂楚以織紵百人云織紵
織縉布者析言之則紵爲絲縷合言之則紵者所以理其絲
縷以待織許君故謂之機絲類篇紵織也又通織紵言之組

之小者爲冠纓則組當爲條之大者說文條扁諸也唐韻縹
編絲繩也急就篇注縹一名扁諸紃爲圓采謂以采絲辨之
而其體圓與縹之爲扁諸者對文織紃爲一類組紃爲一類
組紃皆結絲爲條組者扁而大紃者圓而小又雜以采絲也

禮記質疑卷十三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玉藻

天子玉藻

鄭注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嵩燾案周禮弁師五采
纁十有二就說文纁釋繭爲絲也本纁絲字藉作纁旒之纁
郊特牲作冕璪說文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字當从璪藻又其
假借字也以玉言曰璪以縣玉之絲言曰纁周禮典瑞纁藉
五采鄭注用韋衣而畫之謂畫作藻文也字正當作藻桓三
年左傳藻率杜注用韋爲之所以藉玉

案聘禮始受命賈人取圭垂纁授宰宰執

圭屈纁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纁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
賈人又云摯者出請命賈人取圭垂纁授上介上介執圭屈

纁投賓賓製執圭是纁藉二事垂纁所以經傳纁藻字通用爲飾也書車衣木亦不得名纁詳見曲禮惟冕璪字僅一見之郊特牲弁師天子五采纁諸侯三采采所以爲藻飾也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似不得徑以雜采釋藻說文藻水草也質若纁絲爲之初無五采三采之文也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鄭注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嵩叢案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元端加冕亦可以端言之不必讀端爲冕據典端王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是朝日盛禮元端元冕皆非朝日之服證之經傳朝日之禮蓋有四大戴記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謂秩祀也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典瑞圭瑩以祀日月皆是也覲禮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

覲禮也典瑞王播大圭執鎮圭以朝日

案韋昭注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引典

瑞之文云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三采然周禮但言朝日不掌及夕月必非常祀國語大采少采言辨朝暮之色而已

次朝日張大次小次大戴記帥諸侯朝日於東郊皆是也魯

語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御周語於

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則日所有事也韋昭注竝以

春分祀日秋分祀月釋之失其旨矣尙書大傳古者帝王以

正月朝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其迎日之

辭曰維某年月上日迎日東郊疑此爲朔旦迎日之禮舉正

月以例其餘莊十八年穀梁傳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日以

迎日朝朔以頌一月之政王者尊事日典瑞特著朝日之儀

似不得禮以春分朝日與秋分夕月對舉言之晉書禮志載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牽牛酒至社下以祭日又載魏文帝詔漢氏不拜日於東郊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煇衰非祀天神之道是漢朔旦祭日每旦夕亦有拜日月之儀而郊祀志不載僅附見於晉書其禮儀當有所本古禮殘缺宜參考互證以存其略如此朝日聽朔相連爲文亦與下視朝及日食朔食爲類必非春分朝日之正祭皮弁以視朝朝日聽朔用元冕可知合觀諸經傳之文當有以會其通矣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

鄭注端亦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嵩燾案禮器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鄭注周禮司服衮九章山龍

華蟲火宗彝皆畫以爲繪

案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升火宗

彝於衣而六皆畫以爲繪未知何據

藻粉米黼黻皆希以爲績其衣五章裳四

章鷩七章始華蟲其衣三章裳四章毳五章始宗彝其衣三

章裳二章希三章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元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自袞冕而下裳皆有黼惟元冕有黻無黼

諸侯祭得兼五冕五冕始於袞終於元冕天子之祭據其上

者言之諸侯之祭據其下者言之所以明等也及朝則各以

其爵命加冕服裨之言加也

詳見曾子問

蓋天子所事者天也諸

侯不得祀天地所事者天子也故皆加冕服以臨之

案荀子大略篇

天子山冕諸侯元冕大夫裨冕楊倮注山冕謂畫山於衣而

服冕即袞冕也几冕皆元諸侯元冕兼五冕言之大夫裨冕

謂始加冕此云元冕以祭裨冕以朝正舉元冕以眩五冕朝則加服上冕耳

魯侯國而周公自以

三公出封宜加衮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道訓諸侯者命魯孝公於夷宮是魯世爲諸侯之長明堂位之言衮冕魯之僭禮也而亦有所本安得遂謂魯與天子同哉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鄭注踐當爲剪剪猶殺也嵩彙案此承君子遠庖廚之義推廣言之說文踐履也廣雅踐躡也釋名踐殘也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亦云踐讀爲剪剪滅也釋文踐藉也廣韻亦云躡踐文王世子不剪其類鄭注周禮甸師作不踐其類蓋剪絕之意踐剪音近相通謂蹈藉而殘毀之鄭注於此訓殺非也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

鄭注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焉潑案穀梁傳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云雩月雩之正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鄭氏此注蓋用穀梁說春秋書大雩或秋八月或秋九月或秋或冬僅昭二十五年一書秋七月左氏傳於桓五年秋大雩發其例云書不時也又云龍見而雩過則書周之九月當今七月猶可以雩然自正月不雨至於八月則災之尤甚者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於周爲八月不雨苗必傷不舉者以示警也年不順成而災乃見若不雨之期至於八月則旱勢已甚不應至此時始不舉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注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
所得也嵩燹案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
卜人占坼此所記當與周禮互證卜人定龜卽卜師辨龜之
上下左右陰陽以投命龜者而詔相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灼龜者卜師之事辨龜而占其坼卽謂之定龜太史大祭祀
與執事卜日鄭注執事太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占墨太史
之事亦謂之定墨體卽太卜所謂經兆之體皆百二十其頤
皆千二百太史陳之而君審而定之謂之定體周禮所謂占
者著其用此所謂定者會其成

君羔幣虎犢大夫齊車鹿幣豹犢朝車士齊車鹿幣豹犢

鄭注幣覆笮也犢讀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嵩燹案周

禮巾車乘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禊素車芥蔽犬禊藻車藻蔽
鹿淺禊駢車翟蔽然禊漆車藩蔽犴禊廣韻禊同幣車覆幹
也儀禮既夕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幣蒲蔽鄭注幣覆笭也古
文幣爲幘說文幘幔也鄭注周禮幘人以巾覆物曰幘曲禮
素箴鄭注箴覆笭也孔疏釋爲車覆闌毛詩韓奕傳淺幘淺
虎皮淺毛幘覆式也說文幘蓋幘也幘之言幘也此經與儀
禮之幣周禮之禊若幘詩之幘曲禮之箴音義竝同說文幹
車檣闌橫木也同馬相如說幹從輻轄車箱交錯也爾雅車
革前謂之鞞後謂之莛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毛詩載馳傳
簞莛簞方文席車之蔽曰莛頌人傳莛蔽也韓奕箋簞莛漆
罩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喪車蒲種之屬爲蔽吉車竝用方文

席曰簟第巾車幘與蔽二事凡車箱左右曰轡轡上橫木曰較轡內之輪曰軹前曰軹軹下之輪曰榑榑者軹較下縱橫木析言之則軹榑也釋文於此經鄭注覆笭也云笭又作玲於曲禮展輪言舊云車闌也輪取玲瓏爲義疑臂惟以覆軹軹下曰輪軹上有覆而垂其下曰覆輪鄭云覆笭毛云覆軹其義一也說文笭能連文竝云車笭也笭下云一曰簾也簾笭也籠一曰笭也是笭竹器在車中者曰車笭釋名笭橫在車前織竹作之集韻笭管車笭也舟車器通曰笭甲

器人

凡乘車充其籠箠籠卽笭也集韻又云笭篋車中筵

一篇

篋筵也廣雅亦作笭篋中置物曰笭其上薦物曰篋別

車

中器是車箱橫木曰輪車中器曰笭鄭云覆笭或云覆笭曰

假借字廣雅承鄭義云覆笭謂之幣治說文者徑以笭當車
箱而巾車之云蔽與幙者混合爲一矣恐非鄭義也義疏又
云朝車降於齊車一等大夫朝車士齊車與大夫齊車同鹿
幣豹植可疑引芮城定本大夫齊車豹幣豹植其朝車與士
齊車鹿幣豹植虎幣卽韓奕傳之淺幟爲諸侯朝車士齊車
與大夫朝車同則大夫齊車當與諸侯朝車同大夫齊車豹
植宜亦爲虎植幣以覆軾其下垂曰植周禮輿廣六尺六寸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圍三分軾圍去一以爲軾圍則軾圍
七寸三分寸之一覆軾之幣必下垂於軾故亦曰覆軾其下
覆之幣卽此經所謂植也鄭注植緣也亦恐失之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

鄭注蒯席潔便於洗足也連猶同也嵩燾案鄭意似謂洗足蒯席之上則上上絺下綌同在杆中用之而此洗足又別一事於文義稍隔在杆之浴無分於上下去其垢汗之甚者而已出杆而後用湯濯上體以絺巾拭之又用湯濯下體以綌巾拭之經不云濯足足亦下體之一也曰連用湯者但加澆洒之功以湯沃之初履蒯席以防水滲而湯則仍沃之杆中也如鄭注則下衣布晞身爲無著矣

天子指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誚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誚後詘無所不讓也

鄭注此亦笏也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

杼上終葵首茶讀爲舒遲之舒誦謂鬪殺其首大夫又殺其
下而鬪嵩譏案說文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廣雅璫珽
笏也逸周書王會解天子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太公以下搢
笏據周禮典瑞諸圭皆言執惟大圭言搢搢者笏也桓二年
左傳黻珽也杜注珽玉笏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御珽諸侯御
荼大夫服笏鄭注典瑞搢謂插之紳帶之間御與服皆此義
說文習一曰佩也象形崔駰史記集解引鄭注尙書習者笏
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之天子大圭卽笏而
自名珽鄭許之說確不可易周氏譔云諸侯茶者茶茅秀刻
文其上爲飾笏飾以荼猶壁飾以蒲鄭訓舒遲似稍迂曲珽
者其體直陸氏佃云諸侯前誦躬其上大夫前後誦上下

躬也笏體方中博三寸上下微殺而博二寸五分皆有稜角
惟天子大圭終葵首稍殺其兩肩諸侯大夫皆方詘直竝以
笏體言之不得爲圓殺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鄭注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嵩燾案陳氏集
說分鄭注爲二義經義述聞古人多訓所爲黨鄭以黨爲旁
側已得之矣又以爲君之親黨非也凡黨有二義文十三年
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黨
所也哀五年左傳何黨之乎杜預注黨所也釋名黨長也一
聚之所尊長也因相沿謂所曰黨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
之一西五步孔疏黨旁也書無偏無黨黨謂相偏比故又通

其義於翫近去君之黨謂君所坐處卻而遠之退者向後引而去者引而向下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鄭注不嘗羞膳宰存也嵩彙案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爲常食言之臣侍君食則臣品嘗品嘗所以導尊者也前云先飯辯嘗羞因賜食而代膳夫導食此云若有嘗羞者明賜食非一人則一人先嘗而其餘者俟君食乃食也陸氏佃云侍食者眾其嘗食常卑者一人先於經義爲近得之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

鄭注覆手以循哕已食也殮勸食也飯殮者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孔疏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殺粒

汙著之也。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嵩、燾、案、公、食、大、夫、禮、賓、三。

飯以涪醬宰夫執解漿飲以進卒食會飯三飲三飲蓋九飯。

疏謂用飲澆飯蓋卽此義然漿飲以漱不以澆飯尤與注勸。

食也無涉陸氏佃云飧卒食也一日三食以是爲卒一食三。

飯以是爲卒故曰飯飧者三飯也。

案雜記疏既食更飧而強飯趙岐孟子注朝食曰饔。

夕曰飧引申之凡後食皆曰飧。

疑此卽上侯君食然後食意飧當爲餐爾雅。

釋言粢餐也釋文作飧引字林云水澆飯也本又作餐說文。

餐吞也字或從飧飯餐二字連文言食之速方氏慤云覆手。

謂釋已挾方其用已挾而食則致爪掌焉及釋而不用則覆。

手而已食當用手食畢則覆手言須俟君食畢乃食凡三飯。

皆然注云飧勸食疏云飧用飲澆飯於器中似皆意爲之說。

案此章通言待食於君之禮而云勸君食於禮無取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投從者

鄭注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疏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投從者又云此經食不容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投己之從者也嵩齋案公食大夫禮宰夫授醯醬公設之太羹涪實於饗宰執鐙投公公設之醬西宰夫授飯梁公設之涪西卒食賓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大夫相食卒食徹於西序端鄭注亦親徹是禮食飯醬涪親設賓亦親徹食於公及敵者皆然經言賜食而君客之則亦與禮食同疏云食不容強生分別與經文適相悖燕禮請徹俎賓取俎以大射禮賓北面取俎以出投從者於門外此臣於君之禮大

射以俎投從者知燕禮亦同鄉飲禮請徹俎賓取俎還投司
正鄉射禮賓取俎還投司正司正以俎出投從者此敬禮鄉
射司正以俎投從者知鄉飲亦同惟公食大夫禮重於燕則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徹梁與醬奠之階西不以出明
以禮進退不敢私君惠也燕禮大射禮賓北面坐取其薦脯
以降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鍾人司金奏以樂出入燕射獻工
獻笙皆有脯醢不及鍾人賓得以君惠之餘均及之證之儀
禮之文俎也薦脯也飯與醬也賓皆得徹之取之曲禮卒食
徹飯齊以授相者與此所記正同以授相者若鄉飲鄉射之
殺司正皆轉以授之從者飯醬主人親設記禮者特舉以明
之鄭注公食大夫禮不以出者非所當得疏因謂非君臣則

徹以授主人相者亦以非已所得也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望文生義而於禮經大旨固未能曙然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

鄭注謙也孔疏侑食不盡食明勸食於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蒿燾案爾雅釋詁酬酢侑報也謂相報勸犧牲禮尸三飯告飽祝侑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少牢禮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卒食會飯三飲是凡賓祭皆用侑侑者禮食也鄭注公食大夫禮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禮食止於三其侑之亦三飯而止經言不盡食者通辭公食大夫禮

賓三飯以醬消會飯三飲不以醬消鄭注不復用正饌則是
侑食以禮相接尤不盡食也此與食於人不飽通爲一節侑
食者又食之以禮相接者也孔疏分析未允

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

鄭注皆始冠之冠也諸侯冠有綬尊者飾也嵩熹案冠義始
冠緇布之冠其綬也孔子曰吾未之間也冠而敝之可也此
經云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自諸侯至士緇布冠制竝同
雜記太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綬二者古冠之遺古冠不綬周
人以太白冠爲喪冠以緇布冠爲始冠之冠亦皆不綬敝者

蔽也謂扱其纓之餘揜蔽之不爲飾也

案下云居冠屬武有事然後綬屬武者結

纓而納之武下纓之兩端竝與武相屬屬武所以
著其形冠而敝之所以詳其義也詳見郊特牲
士冠禮緇

布冠青組纓諸侯用纁是冠同而纓異所以明等而天子自服元冠元冠則有纁矣緇布冠不纁古冠制固如此諸侯與士同也毛詩齊風傳冠纁服之尊者凡冠皆纁惟緇布冠存古制之遺施之始冠者明其非尊也緇布冠不纁記禮者屢言之此云纁蓋纁纁之譌鄭以爲尊者飾非也

垂綏五寸情游之士也元冠編武不齒之服也

鄭注情游罷民也亦編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綏明非旣祥不齒所放不帥教者嵩齋案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注弗使冠飾著黑幪尙書大傳唐虞象刑大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楊倞注荀子墨黥慙嬰云當爲墨幪深纁深或讀草引慎子以草纁當刺罷民受

役園土其出猶三年不齒安得爲士冠加綬賈誼政事疏聞
譴訶白冠楚纓造請室請罪爲大臣言之豈能概之罷民周

禮明言弗使冠飾必非以施之有罪明矣

案蔡邕獨斷云輅古之卑賤不冠者

之所服釋名輅者所著曰兒髮言裁裏髮也禮經不詳庶人之冠服何有於罷民哉

蓋元冠士以上

之常服

案鄭注承上既詳之冠云此亦緇冠素紕恐誤

綬者所以爲飾垂綬五寸則

蕩而不知檢經云惰游之士謂望而知爲游士之惰者所以
媿厲之不齒猶王制百工執役不與士齒之類同爲元冠而
以緇武別之明非士服也凡庶人之在官者元冠常服當竝
同此元冠元端天子以下及士之通服其不得與於士者爲
之緇武以別異之亦以明章服之等也

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

鄭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綬當用纁嵩案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紘施於冕纁施於冠其義一也似未宜引上緇布冠纁綬爲證何晏論語注引孔安國云紫闕色之好者鄉黨章紅紫不以爲褻服又引王肅云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邢昺疏亦以爲闕色禮服無用紫者故曰自魯桓公始鄭以爲僭宋王者之後未知何據

案下朝服以緇自季康子始鄭注亦云僭宋王者之後蓋據王制股人緇衣而養老鄭於彼云緇衣白布深衣鄉風箋亦云麻衣深衣於周爲常服朝服以十五升布爲之康子易之以纁綺非但易其色而已鄭並據王者之後言之恐未然也韓非子外儲說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敵一紫以好紫而施之冠纁凡服尤以冠爲重記禮者特著其失此魯桓公當爲齊桓公之誤

深衣三袂縫齊倍要衽當芻

鄭注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

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嵩齋案玉藻深

衣詳古深衣之制合衣裳爲一

案後漢輿服志稱秦郊祀服以衿元禮服合衣裳爲一自

秦始又云深衣制有袍說文袍襦也以絮曰襦以纁曰袍蓋亦中衣之屬自漢已爲禮服矣猶析分上下

而縫合之蓋古衣裳異等上元下纁以別尊卑深衣連合上

下以從簡便而特別異其幅存古制之遺故記禮者嚴志之

衣三袂通前後四幅得七尺二寸深衣無衣裳之分上下四

幅縫合以周於身故謂之深衣其云深衣三袂必不專主要

縫言之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衣二尺有二寸鄭注衽所以

掩裳際也舉裳際以明裳之長短

案方言褻謂之衽郭注衣襟也或曰裳際蓋卽以裳

際名衽鄭注所以揜裳際謂其外幅交相揜也近江氏冕服考邵氏爾雅正義並云衽屬於衣下垂以揜裳際於衣兩旁別爲衽恐亦非鄭意也

深衣上下幅適均自領以達於要自要以達於

齊長短之數同齊縫與要縫相倍三祛明其幅之廣縫齊倍

要明上下之幅相準而成衣也鄭注要服凡裳前三幅後四

幅祭服朝服辟積無數是裳用布七幅而有辟積又以韋帶

收合於要深衣無辟積乃用六幅邪裁而使下齊之廣倍於

要則此丈四尺四寸之齊何以適手足之宜爲行坐之節乎

說文衿衣衿也衿交衽也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

也毛詩鄭風傳青衿青領也衿衿襟三字同釋名襟禁也交

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凡衣交合處曰襟方言衿謂之交衣

交處始於領故亦謂之交領而由衿以通之衣裳之邊際皆

曰衽爾雅衣袂謂之視郭注衣襟也廣雅襟謂之衽方言襟

謂之衽知注即衣衽也又云稍謂之粘廣雅稍衣衽也皆謂

衣際所以揜裳鄭注衽屬衣則垂而放之是也喪服記衽二

尺有五寸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然鄭注屬裳者是也案曲禮請

衽何趾席下曰衽臥席有上下故通名臥席曰衽橫弓枳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裳服大記三衽三束二衽二束鄭注並

云小要蓋枳束於其端以小要合之亦取其交合處為衽由交衿之義引申之鄭於此並引小要為說非也衽當

旁通言深衣之交衿古衣裳之制皆用正幅曲禮天子視不

上於衿不下於帶由衿而下及帶用正幅為衿深衣衣裳交

屬為曲裾旁引至脅而下當裳際故曰衽當旁蓋鈎其邊以

屬裳而通合之衽當旁與深衣績衽鈎邊義相備縫齊借要

與深衣要縫半下義相備凡衣以稱身而已冕服有常制而
裳自爲辟積以收合於身短長肥瘠各適其宜深衣一視其
人之身以爲量上下通用四幅布爲之案深衣制十有二幅蓋並衣前後縫合處
言之其衿之收合於內者不與十二幅之列上下正幅各四而已故兩袂爲六詳見深衣衣三祛取肘以
準之身縫齊倍要取身之中以準合其上下幅有常而稱量
以爲之節各以其身準之經義分明注家意爲之說而古制
乃不復可辨矣

長中繼揜尺

鄭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窆矣深衣則緣而
已嵩齋案鄭氏深衣目錄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
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據儀禮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

長衣練冠以受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如筮則史

練冠長衣鄭注麻衣白布深衣是喪服有衰裳有深衣深衣

用白布爲之謂之麻衣檀弓主人深衣練冠卽雜記之長衣

練冠也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

孤子衣純以素不以純有青素而易名鄭注長衣竝云深衣

之純以素者其實深衣長衣隨事爲名初無別異也郊特牲

繡黼丹朱中衣疏謂冕及爵弁服之中衣毛詩唐風傳素衣

朱襮素衣朱繡竝引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爲訓說文衷裏褻

衣也案左傳宣九年皆衷其衽服杜注衽服近身衣說文引此以釋衷字之義似衷卽爲中衣衷其衽服謂卽以衽

服爲中凡服皆有中衣因而緣之以爲飾案中衣褻衣而加飾者當衽則爲襦

衣襦衣外見繡黼丹朱因湯以爲文也故特著之詳見曲禮長衣與中衣相繼而揜中衣

一尺與下以帛裏布相連爲文鄭注冕服絲衣中衣用素皮

弁朝服元端麻衣中衣用布準此而言深衣之中衣亦布也

案冕服無純而中衣有純鄭注郊特牲所謂以緇黼爲領丹朱爲緣是也深衣有純而無裾中衣不外施無俟加飾故深

衣之中衣無緣長衣中衣準人身以度其長短而中衣常減長衣一

尺以爲節鄭注專以袂言之則文義不能明案孔疏長中制同而所施異其

深衣疏云長衣中衣及深衣制度同方氏慤亦云長衣中衣與深衣制同惟繼袂揜覆一尺所以異於深衣析長衣與深

衣爲二又合中衣爲三未達禮經之旨徒生膠轕而已

續爲繭緼爲袍禪爲綈帛爲褶

鄭注續謂今之新絲也緼謂今續及舊絮也孔疏時以好者

爲繭惡者爲絮嵩齋案說文絮敝絲也續絮也緼拂也拂亂

絮也古無絲絮凡絮皆絲也絲成縶者經緯之爲帛其不受

纒無縷可析爲絮許云徹縣正謂絲不成縷縣縣熟可用
爲溫麻成縷者爲布縹者亂臬亦用爲溫說文以絮曰縹以
縹曰袍語極分明鄭以新縣舊絮釋之似用漢時縣絮爲說
恐誤說文禪不重也袷衣無絮也喪大記君裙衣裙衾鄭注
裙袷也士喪禮毳者以裙則必有裳鄭注復與禪同有裳說
文有裳無裙裳裙古今字玉篇裳重衣也綱詩作裳鄭風箋
裳禪也蓋用禪穀爲之玉篇裳衣無裏也案詩衣錦裳衣中
是綱以爲錦衣之表此繭袍綱裙四者並爲中衣綱
但爲禪衣之名中衣與衣之在表者皆可名綱也繭袍綱
裙四者舉其名縹縹縹帛四者所以著其用也縹以絲縹以
臬皆謂絮衣其禪衣袷衣之分兼絲臬言之疑禪當與袷對
文鄭氏釋縹爲袷爲復者是也上文袷二寸以袷爲交領字

說文衿交衽也字從衿唐韻袂同衿集韻亦云袂衽也蓋沿
戴記以衿爲交衿而合而一之經云帛爲裙當作衿爲裙裙
不專主帛言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鄭注僭天子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省當爲獮獮秋
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嵩燾案
陸氏佃云黼其裘領也士昏禮被穎黼蓋穎黼於穎上緣以
黼黻裘於裘上緣以黼據鄭注士昏禮穎禪也引詩素衣朱
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
刺黼以爲領士妻始嫁假盛服施禪黼於領上此云黼裘當
亦加黼於領以爲飾耳鄭云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疑無此

制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
此爲冬至圜丘之祀祀天尙質遂以大裘當十二章之服經
云非古據殷以前言之若如鄭注諸侯大夫皆有大裘僭天
子當云非禮不當云非古裘者褻服非所以章敬陳氏祥道
云誓謂前期十日太宰帥執事卜日遂戒省謂前祭一日太
宰及執事視滌濯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
於誓省皆與陳氏之說是也誓省嚴其事而簡其文故可以
黼裘泄之其羔裘仍當用元齊宿之義也非是無可以裘泄
事者大裘非古明周禮之以質而失者也鄭注似皆以意擬
之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鄭注詩云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嵩燾案毛詩秦風傳錦衣狐裘朝廷之服箋云受命服於天子據詩以錦衣狐裘與敝衣繡裳對文明爲諸侯之冕服經亦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皮弁服下逮於士不與錦衣狐裘爲類可知鄭據尙書以衣作繪裳繡繡冕服無用錦衣者

案說文績畫也繪會五采繡也繡五采備也是繪會五采其功尤多

於繡不必衣用畫而裳用繡也鄭注司服引尙書會作繪並易其字因謂錦衣復有上衣錦蓋

繡帛之有織文者上加繪繡不害其爲冕服

案黼黻並施之裳而秦風云黻

衣繡裳毛傳引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但就衣之色言之不能據文求義也經有文曰錦雜記亦謂之素錦

意取盡飾而已凡冕服皆有中衣所以用爲襲褻而飾其內其於裘

也曰襲裘曰褻裘以裘爲飾不當復有中衣錦衣狐裘通冕

服燕服言之惟君爲能盡飾經云土不衣織土不衣狐白其
不專施之皮弁服明矣

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緇衣以裼之麇裘青犴褰絞衣以裼之羔
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鄭注君子大夫士也絞蒼黃之色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
嵩燾案疏引皇氏云元衣卽元端又引熊氏六冕皆有裘此
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
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褰又引劉氏云六冕皆黑羔裘論語
注緇衣羔裘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似熊氏以元衣當
冕服劉氏以羔裘當冕服其餘不詳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麇
裘黃衣狐裘與此記同其素衣麇裘鄭注引作麇裘聘禮注

亦同云皮弁素衣其裘同則此絞衣不當作蒼黃色絞衣當
爲縞衣楚辭安能以皎皎之白史記作皓皓集韻皓通作皜
漢書司馬相如傳皜然白首皜皜字音近相通說文所謂鮮
色也元衣元端上通元冕絞衣卽論語之素衣邢昺疏所謂
素衣皮弁服縹衣朝服是也郊特性野夫黃冠黃衣黃冠庶
人之服詳見郊特性鄭注於此爲不倫近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
黃衣狐裘韋弁服也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士冠禮陳冠
服爵弁服皮弁服元端士喪禮陳襲衣爵弁服皮弁服祿衣
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韋弁
服卽爵弁服冠弁服卽朝服惟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
服鄭注爵弁服縹衣韋弁服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

其衣不同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一物也金氏榜禮箋卑弁服之裘經記無可考見鄭注卑弁以鞅鞅爲弁鞅者赤黃之間色二說皆本詩羔羊正義兵事旣用鞅鞅服則當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襄四年傳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貽定九年哲曠而衣狸製是也鄭注聘禮亦云鞅鞅之弁兵服也明裘與衣同色大夫士冠弁服之裘亦取其色之相近者耳

又案下文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析裘與服言之而於服言襲於裘言裼又云犬羊之裘不裼疑凡禮服皆有中衣開左右衽使中衣外見曰裼裘有裼有襲是裘卽中衣也何爲別言之反覆乎經文而知所謂錦衣以裼之緇衣

以裼之絞衣以裼之緇衣以裼之黃衣以裼之義繫乎裘而
襯使外見猶衣之有褳也古者衣裳外向著衣其裏而縫合
之其色必與裘相稱禮服之有元端素端不必與裘準也裼
在內而裘外見曰表裘常服皆然經云裘之裼也常服也弔
則襲裘之上加弔服也君在則裼裘之上又加朝服而開左
右衽以爲裼也兩裼字義別言君在知由朝服以上至弁冕
服皆然也故又云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入公門者
必朝服也錦衣以下皆非禮服禮服有裼有襲亦不得專言
裼之檀弓鹿裘衡長祛祛裼之爲既練之服據周禮巾車王
之喪車五乘木車犬禭鄭注始喪所乘素車犬禭鄭注卒哭
所乘藻車鹿淺禭鄭注既練所乘以此推之既練鹿裘始喪

當爲犬裘犬羊之裘不褻而鹿裘惟祛褻之是祛有褻而其
餘無褻所以爲練服者凡言褻之皆用以表裘者禮文簡括
通求其義而情事顯然益見經文立言之妙案禮以褻爲文以製爲敬不褻則褻矣經云犬羊之裘不褻將一於敬而不爲文乎此義之不可通者故知於裘言褻當別一義無疑也

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竝用純物孔
疏引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又引盧氏云以魚須及
文竹爲笏釋文引崔氏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
飾文竹之邊須音班雋齋案釋文及疏凡三說魚須飾竹未詳其制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荀子議兵篇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釋文讀須爲班謂鮫魚皮也今名之鯨魚皮有班

文而堅疑非可以釋笏

案笏者書思對命用以當鉛槧魚皮可飾器物而非丹鉛之所能施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靡魚須之橈旗張揖注以魚須爲旃柄左

思吳都賦旃魚須李善注以魚須爲柄尙書大傳東海魚須

鄭注今以爲簪是鄭君時魚須猶可爲器物爾雅釋獸須屬

獸曰鬣魚曰須郭注鼓顛須息邢昺疏鼓動兩頰若須道其

氣息者似魚頭骨通爲須盧氏植崔氏靈恩竝云魚須文竹

二事似爲得之文竹竹有班文者竹笏飾象爲本大夫士同

也本象兼承大夫文竹士竹二者言之

案上文云將適公所史進象笏竹笏以象

爲本亦名之象笏孔疏引熊氏云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恐失之

大夫笏兼用文竹以魚

須非常有之物竝舉以備用耳

笏畢用也因飾焉

鄭注畢盡也。尚燾案爾雅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片部牒札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遺於策。鄭注竝云方板也。策簡也。策說文作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然則方者槩板。王充論衡言斷木爲槩者是也。策者編簡。蔡邕獨斷言其制長者二尺。短者半之。是也。說文編次簡也。次簡爲策。則簡者隨其多少而記之。王制故謂之簡。記簡札牒畢同義。禮經多謂之畢。學記呻其佔畢。鄭注謂所視簡說文畢田罔也。支部數盡也。畢之訓盡。非古義。笏畢用也。謂書思對命用以代簡。因加以文飾。正承上受命。若前書於笏言之。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鄭注殺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

其下首嵩燾案王氏炎云中博三寸中博不殺則是上下皆

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是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

一則便於搢插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搢之王氏之

說是也王搢大圭惟用以朝日天子所尊事者日也諸侯覲

天子天子以客禮待之無書思對命之事所執命圭而已經

但以大夫朝於君言笏之用則此所云笏式者亦大夫也

案文云天子搢珽諸侯茶皆別爲之名不名笏也如鄭說則天子搢珽諸侯前誦後直

竝與大夫同於前文爲晤矣前云誦直此云殺自別一義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

鄭注辟讀如裨冕之神裨謂以繪采飾其側嵩燕案上文精
 冠素紕鄭注紕讀如埤益之埤埤裨同音凡鄭訓爲讀如某
 字多卽聲以通其義說文裨接益也徐鉉曰若衣之接益也
 辟爲采繪以飾帶接而益之於帶兩邊故通其義於裨疑字
 當作紕爾雅釋言紕飾也廣雅紕純緣也玉篇紕冠緣邊飾
 也廣韻飾緣邊也紕本爲冠緣之名帶之緣邊與冠同義廣
 韻云飾緣邊正鄭注所謂繪采飾其側也雜記紕以爵韋純
 以素鄭注在旁曰紕在下曰純既夕記纁綈緇緇純鄭注飾
 裳在幅曰綈在下曰緇飾衣曰純在幅卽在旁意綈蓋紕之
 或體辟則其假借字也士冠禮素積鄭注訓爲辟蹙毛詩廓
 風傳紕所以織組也然則組織而蹙起之以成文乃所以爲

辟也

居士錦帶

鄭注居士道藝處士也嵩禳案陳氏祥道引鄉飲酒禮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賓介處士也鄉射禮以告於鄉先生君子鄭注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誠然則以錦帶自飾爲文亦異乎處士之風矣據王制士有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之分疑始在鄉校稱弟子自選士而上皆居士也司馬論進士之賢者而授以官而後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居士者士之未仕者也弟子以純潔爲義居士則其文著焉三代盛時不當有處士之名也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馬紳鞶結三齊

鄭注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孔疏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嵩燾案喪服衽二尺有五寸鄭注所以掩裳際也與有司紳齊則是士紳三尺當下齊於裳人之一身短長各異而鞞與紳皆準以三尺取足以及屨子游豈能概天下之人以八尺之軀哉此承上有司二尺有五寸言鞞與紳皆不以常制各度其身體爲之上至帶下至屨三分其長短而餘一分以便事引子游之言約計有司二尺五寸取義當如是也

凡帶有率無箴功

鄭注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綽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綽之凡帶有率無箴功凡者皆發凡起例之詞所以

申發上義不宜另文爲說云凡帶者天子以下及士皆然也
桓二年左傳藻率張衡東京賦作藻綽杜預注以韋爲之所
以藉玉疑率卽說文帥服虔曰禮有率巾巾禪必繚緝其兩
旁故凡繚而緝之通謂之率天子素帶朱裏諸侯大夫裏不
朱士練帶罔繚而絜合之不別爲裏曰有率者士帶也而一
收其縫於內使箴功不外見大夫以上之有裏者亦皆絜而
納之若今之隱箴曰無箴功自天子朱裏以及士練帶之用
率皆然也大夫大帶四寸而士二寸再繚之亦四寸繚而合
之所以爲率也而內縫不見箴縷竝同通上下文求之可以
得其義矣

釋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鄭注此元端服之鞞也。嵩齋案說文鞞鞞也。所以鞞前者以韋一命。緼鞞再命。赤鞞市部。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蔥衡。从巾象連帶之形。篆文市从鞞。鞞士無市。有鞞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鞞鞞或从鞞。是鞞鞞同義。鞞鞞同字。而鞞鞞別爲一物。毛詩瞻彼洛矣。傳鞞所以代鞞也。鄭注士冠禮鞞之制似鞞。而於此云元端之鞞。於下文鞞鞞。赤鞞云元冕。爵弁服之鞞。而以緼鞞當鞞。鞞據士冠禮。爵弁服鞞鞞皮。弁服素鞞。元端爵鞞。而詩言赤芾金舄。赤芾在股。皆據諸侯言之。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兼言天子。諸侯。曹風三百赤芾。毛傳引此經云大夫以上赤芾。是爵鞞元端服素鞞皮。弁服朱鞞。通五冕言之。諸侯之鞞上

極於朱大夫之釋下及於素葢亦約略言之與下一命組鞅
再命赤鞅實各爲一義

圖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鄭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之士直諸
侯之士方嵩燹案吳氏澄申鄭義言釋制極詳而於士云下
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止處斜
裁至上端廣一尺盡處如大夫但不刻圓二角蓋後直而前
方故曰前後正亦祇申鄭義士賤與君同不嫌鄭以天子直
諸侯方故天子之士同於天子諸侯之士同於諸侯因謂正
者方直之閒恐禮制不當如是說文士無諸有輪制如楹缺
四角毛詩傳所謂鞅以代釋是也士服爵弁鞅其制與鞅

稍異經言鞞制圓殺直三者天子直諸侯上下方五寸而中

削幅減天子之直一尺故曰殺案鄭注殺四角使之方則是上方縮而下方虛不得云殺

也大夫亦上下方而上端挫其角爲圓式故曰圓案吳氏澄云下端裁

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已則是大夫前方後直下殺而上不殺反算於諸侯也三者通謂

之鞞士鞞用鞞別爲一物許君謂其制如楹缺四角木部云

楹酒器也棹圓楹也是楹圓者爲棹而楹缺四角爲八方大

夫挫角謂之圓士鞞缺角謂之正者正與圓對文也案下文

鞞再命赤鞞竝據大夫言之僖三十三年左傳以三命命先

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

鄭諸侯之大夫始加命數謂之一命案鄭注當仍如鞞上

皆冕服之鞞也鄭注以鞞鞞當纆鞞亦恐誤當仍如鞞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兩邊皆用正幅不斜裁而削其上下成八角之式故許君以爲制如楹正者上下皆正幅也不得兼方

與直言之

王后褱衣夫人揄狄

鄭注褱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尚書案鄭司農內司服注褱衣畫衣也揄狄闕狄畫羽飾毛詩邶風傳翟揄狄闕狄羽飾衣也說文揄翟羽飾衣衣部褱下云周禮王后之服褱衣謂畫袍是毛許竝謂揄狄闕狄爲羽飾衣先鄭以爲畫羽飾與毛許異而許以褱衣爲畫衣又與先鄭同據爾雅八雉云秩秩海雉翟山雉而以鷩雉列首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兼及四方雉名則所以廣異名也昭十七年左傳五雉杜預注南方曰翟雉伊洛而南曰

鞞雉說本賈逵而爾雅云南方曰鬲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

染五色謂之夏禹貢曰羽畎夏翟疑南方翟卽夏翟案鄭注

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鞞曰鷩曰鷮曰鷩曰鷮曰鷩曰鷮曰鷩雉備五色

曰翟故后夫人之服謂之翟服衿狄闕狄又翟服之異名者

巾車掌王后之五路曰重翟曰厭翟曰翟車皆以翟羽爲飾

而或重羽或厭次其羽車有重翟厭翟衣有衿翟闕翟取義

正同禕衣衿狄不當復屬之鞞搖二雉明矣考工記畫纁之

事雜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亦兼取刺繡爲義以色加之謂

之畫鄭司農云禕衣畫衣鄭注刻繒而畫之著於衣是又別

爲雉形綴之衣崔氏靈恩因謂后三翟數皆十二三公而下

夫人雉數如命數鄭注司服鷩冕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十二章服之一后夫人以爲上服取其五采備也毛詩麟風傳象服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飾箋云象服卽翟衣象鳥羽而畫之先儒取訓各別古制益無可推尋而經明言禕衣王后之服當加於翟服之上先鄭及許君皆不以畫翟釋之鄭注破讀爲翬而注司服云禕衣元禕狄青闕狄赤翬素質亦與禕衣之元者異色也兩義亦相悖矣

君命屈狄

鄭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紵爲翟不畫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當燹案周禮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而雜記云夫人之不命

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似命婦之服上至鞠衣翟服以上亦須天子命之君命屈狄言五服之君受命於天子其夫人乃服翟也下云再命一命則卿大夫以下各從其夫之爵內司服所謂命婦之服是也

案弁師五冕明著其等內司服王后六服惟言內外命婦之服三等而已

故記禮者補著之

其內命婦之服以時命之天子典婦功及秋獻功

內宰佐后受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蠶良而賞罰之卽祭義世婦卒蠶獻繭之事主蠶事者世婦也獻繭校功而命之服其事領於內宰命之者亦君也鄭據爲后夫人之命恐非

凡君召以三節

鄭注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開孔疏節者以玉爲之嵩燾案典瑞珍圭以徵守身璋以起軍旅穀圭以和難琬圭以

結好琬圭以除慝使者蒞事執之以徵信鄭注引此以釋掌

節之邦節然掌節固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案鄭注守邦國守都鄙云有命亦有節以輔之典瑞之珍圭
杜子春讀如鑲圭蓋卽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之屬言以所
執之圭徵所分守之國也杜子春訓爲徵召守國諸侯恐未然

而使節用金又有符節璽節
旌節之名節固不盡以玉也道路用旌節則凡行道路皆以
旌孟子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皆所謂旌節也經云在
官在外據國君自召其臣言之當以孟子之說爲正

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鄭注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嵩齋案聘禮
迎賓於大門之外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公食大夫禮迎賓
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無於尊者先拜

之文其士相見鄉飲鄉射皆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而士

相見禮云士見於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其辱是以燕禮大射

禮皆不及迎賓似尊者於卑幼無拜迎之文案惟公食大夫執賓主之禮與

燕射禮異據聘禮賓覲入奠幣再拜稽首公再拜賓三退反還負

序案聘禮介請饋禮同而於士介云奠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士介皆辟是公再拜皆為答拜是先拜進

面為入見之禮非主人出迎之禮拜而進面正卑幼接見尊

者之義主人迎賓再拜亦無由先進而與之面也

右徵角左宮羽

鄭注徵角在右民也事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嵩燾案鄭以左右分尊卑勞逸求之經文似無此義吳氏澄

云林鍾為徵陰聲之首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

徵配角黃鍾爲宮陽聲之首宮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疑左者陽右者陰玉聲動於左則聲發於陽而陰應之玉聲動於右則聲發於陰而陽應之林鍾陰聲而角聲中姑洗又陽律也黃鍾陽聲而羽聲中南呂又陰律也言陰陽之聲相和而已宮羽之數合一百二十七徵角之數合一百一十八兩璜相對上承兩珷輕重厚薄等而均之亦必與陰陽之聲相應古人制物一以度數爲之準其取義當有然者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結佩而爵釋

鄭注謂世子也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結其左

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朝於君亦結左
嵩燾案經言君不言世子之於君疏引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謂臣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又引賀氏云事佩不鳴今云結
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據詩衛風佩玉之儻鄭風佩玉瓊
琚佩玉將將秦風瓊瑰玉佩似男女常服皆佩玉鄭風亦謂
之雜佩采芑有瑱蕙玕爲方叔南征言之是在軍亦佩玉篤
公劉何以舟之惟玉及騶爲遷幽言之是行役亦佩玉而雅
詩備言天子諸侯燕饗之禮以及采菽之來朝韓奕之入覲
極陳車服之盛獨不一及佩玉似在君所不佩玉乃通禮下
文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鄭注竝
以喪釋之非也朝祭有事於敬則亦不佩玉也左結佩右設

佩皆謂事佩君在結左以便事

案燕禮大射禮賓升降自西階其獻卿獻大夫獻工獻士

及旅竝於西階是在君所就

設佩如內則之左右佩用言其

多也居則設之朝則結之結之者所以待事而不敢爲飾也

前析言之後總言之互相備齊又誦而結之

案鄭注士喪士

屈也說文精赤緇也緇紆未紫繩也紆音誦也小爾雅誦而戾之曰精禮經皆假結爲紆

齊不親事故也

結佩與君在不佩玉各爲一義注云結其綬使不鳴佩玉繁

重亦非綬所能結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鄭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嵩燾案經解行步則聞環佩之聲說文環璧也肉好若一謂

之環璜半璧也玉佩左右璜分之則爲半璧合之則爲環所

謂環佩之聲卽璜也。聶崇義禮圖佩玉上有珩長五寸下有雙璜徑二寸。陸氏佃云環佩上玉卽以珩之五寸當五寸之環而珩所以繫組其制長五寸而博一寸不得爲環式。疑此環卽合兩璜言之。璜徑二寸則長當四寸。孔子佩象環五寸則徑二寸五分。列國大夫視天子之士。孔子當仍士服佩瑤。珉說文珉石之美者。廣韻珉亦作璿。燕義君子貴玉而賤珉。集韻瑤珉也。孔子不佩瑤珉而佩象環。意蓋不取石之似玉者。故殺其制也。然其組綬用綦固加於士。是所殺者環其珩。珩衡身仍當用玉。蓋佩玉以璜爲用。殺其用卽亦可以隆其體。經云無故玉不去身。不宜專取象環而廢玉。段注說文天子白玉。公侯山元大夫水蒼土瑤珉。皆主珩言之。又與陸氏

環佩上玉之言合然珩璫璜衡身同一玉舉珩則璫璜及衡
身可知故專以玉色言之惟孔子所佩言象環知惟兩璜似
環者用象餘均用玉也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

鄭注弗致於核恭也孔疏謂懷核弗置於地也嵩齋案曲禮
食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此云食棗桃李竝不言於君
前自與曲禮異義而以不置於地釋弗致於核之義亦稍迂
曲陳氏集說因謂致者委棄之疑此與下瓜食中棄所操同
義所操謂上下環也食中則近環處皆不食弗致於核則近
核處亦不食也致者至也謂留有餘不盡食也此亦君子隨
事自安於雅不使近鄙之意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鄭注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嵩燾案如鄭說凡稽首皆然不必君賜上言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則此所謂君賜者蓋面賜之君賜必拜方手受君賜不能成拜則先據掌而致所賜於地然後拜稽首句法倒裝古者坐皆席地食飲亦於地不如後世以地爲藝也據掌致諸地所以爲稽首之節當自爲一句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

鄭注慎於尊卑嵩燾案賜君子與小人若月令賞公卿大夫於朝行慶施惠下及兆民謂之慶賜由命士以上頒於朝者曰賜徧及於宮府以達於國曰與月令慶賜遂行無有不當

不同日者亦以重其事也

膳於君有葷桃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

鄭注膳美食也葷桃茹辟凶邪也摯意案陳氏祥道云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茹少儀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正此膳字所本說文膳具食也祭祀己具之食爲鬼神所饗之餘故用桃茹祓除不祥恐君之以祭餘爲嫌也葷者和之以助其氣使陰氣不得干故與桃茹爲類若尋常熟食和以五辛亦不必於士去葷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齧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躡躡如也

鄭注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疾行圜豚行徐趨也端行弁行疾趨也執龜玉著徐趨之事尚燾案義疏武以足迹言行兼身容言就足而觀其迹有接武繼武中武三者之異就身而視其容有圜豚行端行弁行三者之異分疏最晰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布武

卽繼武也曲禮以地言此以人言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

案君

尊尸亦尊故尸之行視君鄭意似謂君與尸行爲君從尸以行亦屬誤會徐趨亦以是爲節惟舉

步加速耳疾趨則開發其步不用是爲節矣釋名徐行曰步

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說文走趨字互訓徐趨疾趨通名趨也

行者步趨之總名圜豚行謂徐步之容也端行徐趨之容弁

行疾趨之容也弁說文作辨段氏說文注左傳邾莊公弁急

而好絮弁蓋辯之段借字端行弁行皆趨也執繩玉又徐步

之加慎者

案刻剌起屨卽下疾趨欲發之意不舉足及舉前曳踵均兼接式繼武中武三者不舉足徐步安閒

而已舉前曳踵蓋又加慎曲禮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車輪卽舉前之義曳踵而舉其前猶之不舉足也曲禮堂

上不趨執玉不趨經云席上亦然席上之節視堂上爲更從容鄭注一以趨釋之失其旨矣

戎容暨暨

鄭注暨暨果毅貌嵩燾案說文暨日頗見也爾雅暨不及也

公羊傳會及暨皆與也暨猶暨暨也暨不得已也公羊之言

暨暨猶幾幾之意皆引申爲之辭其本訓則說文所謂日頗

見也軍容宜盛而不露暨暨者望之甚盛而又隆然內含不

盈溢於外也軍容與喪容正相反對

案廣雅仡仡暨暨武也亦本鄭注武與果毅自

是戎容之發見處經云暨暨卻更有含蓄非徒以示武而已

立容辨卑無謂頭頸必中山立時行

鄭注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孔疏謂在軍中立之形容
嵩燾案義疏引賈誼經立拱立肅立卑立之分以釋辨字之
義至允馬融易傳剝牀以辨辨足上也蓋謂上下分別處爾
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鞞孫炎云辨半分也立
容辨謂股以下直腰以上誦半分之而直誦之形判然各別
也卑無近調微誦而已若賈生所謂微磬曰拱立拱者常立
之容也磬折則已卑惟君前有磬折故曰立容德說文惠者
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不亢則得於人不卑則得於己吳氏
澄云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別爲一節以文義求

之當在節首行容惕下山立時行正兼立與行二者言之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鄭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高齋案劉氏敞云此若

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然楚隆之辭稱寡君之老無
卹與此經所言不合惟哀公二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

子使冉有弔稱肥乃專稱名而經言大夫私事使其擯者或
私人或公士非謂大夫使人聘也其例見於昭公元年左傳

楚公子圍聘於鄭娶於公孫段氏伯州犂之辭稱寡大夫圍
又稱寡君老伯州犂楚太宰公士也亦稱名其私人擯則專

稱名以寡大夫寡君非大夫之臣所得言也

案楚隆稱寡君之老無卹以大

夫家臣稱其君曰寡君亦僭禮也劉氏所引似未達經義

古者大夫交不出境以私事使

而以私人爲擯蓋亦春秋之變例也

禮記質疑卷十三終